

本埠生活录

饭 事

◆ 石 磊

在中心的边缘

撑 住

◆ 南 妮

友人约饭饭，提前一个礼拜，短了地点时间来，皋兰路16号，捧着这五个字，立在街心直接就发了一个长呆。皋兰路不盈千米大概，比盆景还袖珍，却密密麻麻落满我的幼年记忆。这条清幽的小径，一头是我的母校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，另一头，是复兴公园的后门。在这条小路上，来来去去走过漫长的五年，每一个院落里，都住着我的幼年同窗七十二户人家。那些劫后余生的资本家的子孙们，残存的一点点优雅，吓破胆之后的谨小慎微，以及深埋得很仔细，却绝对刻骨的轻蔑。多么奇异，那时候的我，不满十岁的小女生，竟然全部懂得，而且死死记到今天。不得不相信，有些懂得，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有些，却上下求索了半辈子，依然难懂甚至不懂。

顺便说一句，等到日后，第一次读到张爱玲，十分本能地，把张氏故事的背景，统统想象成了皋兰路。于是便觉得，跟爱玲是极亲的。用淳子姐姐的话讲，是肉里亲。亦极好奇，别的上海人，初读张爱玲，不知是如何想象的？上海以外的人，不知又會想去何处？当真好奇得不行。

皋兰路16号，是一座幽小的东正教堂，立壁角似的，静静站在皋兰路的岁月风尘里。小小委屈地，枯荒地，长年落寞地，空门深锁。

那日饭饭，我这个不像话的客人，迟到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匆匆奔到

门口，拍红了手，竟无人应门。孤苦立在空门前，让我一下子，对人生心慌得不行。好容易，主人家从楼上跑下来开门，深沉门缝里初见，这个三十年老友，开口就是一句darling依来了，家常得让我心都碎掉半粒。随着伊上楼，宽衣落坐在堂皇的穹顶下，一眼一眼细细端详气派非凡的水晶吊灯。人家拣了螃蟹搁到我的碟子里，我却小小哽咽地跟伊讲，darling啊，那些老玻璃窗，怎么不见了？人家狠狠盯我一眼，darling依来过这里？哪一年？

低头跟伊推心置腹，darling，我来过这里两次，一次二十年前，这里还在卖法国菜；另一次十年前，锦衣夜行的深夜里，嘻嘻哈哈跑上来喝了一小杯。

而今天，人家请吃螃蟹，伴一大盘深炸得金黄酥脆的老式手工春卷，又是烟又是酒又是贴心温开水，姜醋小碟一一布到面前。而我这个蟹痴，竟然坐立难安食不下咽，十分粗俗地，将一对螃蟹的膏黄，草草应付着食过，便搁下了。

有些仓惶，真的难描难画不好形容，真的。

夜里短了友人致谢，darling费心了，三十年真是不可置信的岁月。

友人才子，转眼短回来，知己故交地挥洒了一番，终究是一句朴素至极的见到依，哈开心。

人生里的一餐小饭，这便崎岖地吃完了。



小吴哥亦称吴哥窟，不过这“窟”并不作“洞窟”解，而是“佛窟”之意。是一座供奉湿婆神的印度教神庙，建于公元12世纪。小吴哥是一个在护城河护卫之下的方形城池，周长约1000米。从正门进入有三重迴廊，並层层升高。迴廊中有着许多精美的浮雕，中心为莲花塔，共5座，一大四小，即柬埔寨国旗上的图像，塔基即第四重迴廊。佛塔下有陡坡，约75度，攀登时须手足並用、作匍伏之状，有皈依臣服之意。吴哥窟由巨石累叠而成，並無粘合之剂，即中空之石塔亦是由石块逐层向上收缩累成，令人惊叹。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前些年，去杭州西溪。那时电影《非诚勿扰》还没有上映，西溪也没有那么走红，当地朋友对我说，你来的时候不是特别合适。西溪9月的时候，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野生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果实，煞是好看；而到11月后，芦花就白了，像雪一样，那份景致又是另一番美妙。我是10月下旬到杭州的，错过了红，又没有遇到白，红白之间，我看看什么呢？

但就是这样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对西溪，我是一见钟情。坐在摇橹小船上，沿着狭窄的水道慢慢晃着走，秋空清透动人，四周游人稀少；伴着吱呀吱呀的橹声，水中不时有稚小的野鸭出没，要追踪它们的身影，真还挺费眼神的；水之上，是交错蔓延的野生植物景观，从水中蔓延至水岸的，是碧绿的水草、深绿的灌木，视线抬高一点便是随风摇曳的野茅和芦苇，间或在转弯之处，迎面遇上古老巨大的柿子树，上

面还有零星的红果挂在枝头，让船工用长长的钩子摘几个下来，虽说已经过了时令，但味道也还甜美。

柿子是特别美丽的水果。挂果的时候尤其美丽。

其实，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成片的挂了果的柿子林。美丽的印象是照片和影像带给我的，另外加上想象。很多年前，听说北京的一个艺术家熟人，租了京郊的农民房子。这个一点不稀奇，在京郊租农民房的艺术家长太多了。听说这个熟人租那房子的动力不是房子本身，而是房子后面那一片柿子林。他去调查选址的时候，正是柿子成熟的时候，秋天的阳光透进来，林子里挂满了一盏盏红红的小灯笼。那一刻，他觉得甜蜜。

中国是柿子的原产地，目前也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国家。柿子除了常见的红柿之外，还有黄柿、青柿、乌柿、白柿、朱柿等颜色区别。形状也各异，圆柿之外，还有长的、方的、葫芦形的，另外还有牛心形状

的。《唐顿庄园》第三季终于与粉丝们见面了。玛丽与马修结了婚，快要破产的庄园获得意外的资金又保住了。长篇连续剧与电影不同，它不断地要产生波澜，制造悬念，才能维持它的延续性。看到临产的三小姐茜玻，请来的名牌医生不断地向家人告示，小姐年轻，情况很好，一切正常等等，凭看戏的经验，感觉要出事了。果然，顺利生下一个女孩之后，才24岁的茜玻死于突发的痉挛。

悲恸，葬礼，从不接受到接受。但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埋怨她不该早早结婚。不该与是自家司机的仆人结婚，她的丈夫在选择什么医生上肯定是缺乏判断力的。

埋怨当然于事无补，但是是一般人愿意大肆发挥的。贵族的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283)

◆ 严 力

➡ 我害怕扫尾旅游
一切都是那样匆忙
人生也是这样匆匆
回去的

➡ 把所有的数学公式
全部用上去
都算不准社会的风调雨顺
因为人性的很多小数点
在公式之外

➡ 我们总是有一条胳膊
交给了盐水瓶
瓶中的长江与黄河
默默地滴进去
另一条胳膊则在
每年的防洪堤上
力不从心

➡ 温馨提醒：
在人生里旅游
你随身的身外之物
同样是
其他人的身外之物
可以互换



◆ 洁 尘

的。我见过吃过的，其实也就是红的圆柿子，其他无缘得见。中国有六大名柿之说：河南的牛心柿、华北的大盘柿、河北、山东的莲花柿；河南、陕西的鸡心黄柿；河南、陕西的尖柿；浙江的方柿。

本地圆柿应该是引种陕西临潼的火晶柿子。那是著名的柿子品种，个小小色红，无核，皮很薄且晶莹透亮。据说这种柿子熟的时候，枝头上一片艳红，远看像火焰一样，因此得名。但火晶柿子从陕西引种到四川之后，传说中的特点好像没有了。

我惦记着的外地柿子，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品种。我琢磨：成都水果市场上晚秋上市的外地柿子，应该是华北的大盘柿。据说这是世界第一良种柿子，个头大、分量重，果皮呈黄红色、肉质绵实甘甜。一个吃下去，口腔里有浓郁的果甜味，胃里也感觉很有分量，沉甸甸的。都说柿子太寒，伤脾胃，不能多吃。吃大盘柿不用担心吃多了，最多两个，就饱了。

特点大概在“自制”上面吧。就是心里想，表面也不要流露出来。自己体面了，对方也有了体面。茜玻的丈夫汤姆也因此保持了“未亡人”的尊严。

古典戏的编法跟现代戏的编法一定是不同的。前者内敛，后者火爆。有时候想，宣泄出来，也许一时很震撼，也得到痛快，但是能够解决问题吗？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。灾难来临，或者嚎啕大哭，或者默默承受，人们对之采取的态度不同。理性而克制的人，是有一种冷的效果，让人亲近不上去，但是他的强大与独立，当然焕发审美的色彩。在贵族的教育里，大概是将自尊、体面、风度放在重要位置的。这没有什么不好。越是具备知识与智慧，离人的动物本

让思想拐个弯

因为抢座，有人打得不亦乐乎；有人不让座，可以惹得口诛笔伐，直至挨了两巴掌。关于公交座位，忽然间成了当今的热门话题。可是，到了21世纪初，这样的事情还需要争论，还需要告知，还是话题，本身就很尴尬。

我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乘坐公交的经历，每次乘坐时，最喜欢观察四周的景象，在莫斯科我还专门赶在上下班的时候凑热闹，以了解一个城市的生活状态。

在伦敦，我多次乘坐各条线路的地铁，总有空座，好像人人都坐着；在莫斯科，地铁里的男士站立的比较多，包括一把年纪的老先生在内；在欧洲其他城市，公交上难得有让座的一幕，当然也不可能有人抢座的事情发生；在东京在香港，地铁里人满为患是常态，尤其是东京，一到高峰时连座椅都翻了起来，谁也别坐，兴许还能多挤进几个呢。

其实，让座纯粹属于自律，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，如果没到那一步，怎么强迫都无济于事，总不能设立“让座警察”吧。而且，世界各地的情形也不大相同。20多年前，几位外国留学生就问过我，为什么要给抱小孩的人让座，我当时就非常奇怪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后来多次出国才发现，那些国家很少看到有抱小孩的人在公交上出现，

总是想得太多

产茶之地出售一种独家冰淇淋。其实也就是蛋筒奶油冰淇淋，雪白的奶油上撒上一层绿茶粉，每位顾客都领到一把塑料小勺，让你边搅边吃。略带苦涩的绿茶粉混杂着甜腻的奶油，滋味比常见的深绿色抹茶冰淇淋更为复杂。

味觉反衬是调味常用的手法，于是在以甜味为基调的冰淇淋中加入苦味、咸味甚至辣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抹茶冰淇淋、海盐冰淇淋、酱油冰淇淋、芥末冰淇淋，连味噌也可以加在冰淇淋里。一说到味噌，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盖碗里酱色的汤，海带、豆腐、蛤蜊在其中沉沉浮浮。第一次听说味噌冰淇淋，还真是颇感意外，仔细想来这种反衬法于我并不陌生，虽然我不会在西瓜上撒盐，但小时候在闽南老家的确有蘸着酱油吃芒果的习惯。酱油的咸，没有削减芒果的甜味，反而使它有了一种特殊的甘香。

能便越远。一袭黑衣黑帽掩盖着装饰着内心的悲伤。失去女儿失去妹妹的痛苦，呼天抢地，他人拥抱，一概无济于事。这是理智。有时候，过于理智的人当然也讨厌，他甚至不给别人安慰的机会。

“这个人爱面子”。——这评语似乎有中性色彩。然而，在我的生活中，还不曾见过哪个成功者是不爱面子的。爱面子：慷慨大方，自尊心强，做事有标准，在乎他人的评价，等等，没有一样是不好的。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，似乎是被嘲讽的；却还有一句悖反的：“人活一张脸。”

很欣赏“撑住”两字。谁都有人生的大坎、难坎要过，但是对自己说：撑住。撑住而不是崩溃，那个姿态就会好看起来。

让 座

◆ 顾 土

他们都是推车而行，公共汽车门口还没有装置，可以将车子推上推下；地铁车站里车子同样可以上下自如，推入车厢更不至于有什么障碍。可是，到了21世纪初，这样的事情还需要争论，还需要告知，还是话题，本身就很尴尬。我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乘坐公交的经历，每次乘坐时，最喜欢观察四周的景象，在莫斯科我还专门赶在上下班的时候凑热闹，以了解一个城市的生活状态。在伦敦，我多次乘坐各条线路的地铁，总有空座，好像人人都坐着；在莫斯科，地铁里的男士站立的比较多，包括一把年纪的老先生在内；在欧洲其他城市，公交上难得有让座的一幕，当然也不可能有人抢座的事情发生；在东京在香港，地铁里人满为患是常态，尤其是东京，一到高峰时连座椅都翻了起来，谁也别坐，兴许还能多挤进几个呢。其实，让座纯粹属于自律，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，如果没到那一步，怎么强迫都无济于事，总不能设立“让座警察”吧。而且，世界各地的情形也不大相同。20多年前，几位外国留学生就问过我，为什么要给抱小孩的人让座，我当时就非常奇怪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后来多次出国才发现，那些国家很少看到有抱小孩的人在公交上出现，

我在公交上，不怕别人不让座，最怕别人以为我要和他们抢座位，所以冲在我前面抢先坐下。凡是遇到这类情形，我都是坚决立在他们的座位前，等到周围不断出现空座时，依然杵在那里，以身作则地告诉他们，我与他们绝非同类。

公交里让不让座，不应该闹出太大的风波，民族道德存亡也未必均系于此。但是，公交里必须设立专座，只供老弱病残孕和儿童使用，任何人不得占用，这不但反映的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，也表现了社会管理的水平。而且，全世界大多如此。

味觉之旅

◆ 戴 蓉

有人请客吃大餐，大鱼大肉很是排场，但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却是一小碗水煮芋艿。芋艿是平常的蔬菜，不平常的是用来煮芋艿的高汤，海带熬的，更妙的是芋艿上撒的几根碧绿的细丝，散发着芸香科植物特有的香气。把服务员找来问，说是柚子皮，不是我们常吃的文旦，是比拳头略大的绿皮柚子，这个季节柚子还没成熟，但它的酸涩和芳香用来调味却是神来之笔。在山间旅馆吃烤肉，老板叮嘱我们在肉上撒上一点迷迭香。他说：“迷迭香的味道，就是幸福的滋味。”无论是红肉还是白身鱼，一旦撒上迷迭香立刻就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。难怪有人说“只需一点，它就常常可令糟糕的厨房实验重生。如天使般纯真，又如魔鬼般魅惑，大约就是对迷迭香香气最贴切的形容。”千真万确。

跟着味觉流浪浮沉，是旅行的一大动力。